

关于国家经济衡量指标的深刻反思

GDP简史

从国家奖牌榜到众矢之的

[英] 伊桑·马苏德 (Ehsan Masood) ◎ 著

钱峰 译

GDP、GNP
HDI、GNH

哪一个才是衡量经济繁荣与国民幸福的黄金标准？

The Great Invention THE STORY OF GDP

AND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People's Oriental Publishing & Media



东方出版社
The Oriental Press

关于国家经济衡量指标的深刻反思

GDP简史

从国家奖牌榜到众矢之的

[英] 伊桑·马苏德 (Ehsan Masood) 著

钱峰 译

The Great Invention
THE STORY OF
GDP

AND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People's Oriental Publishing & Media



东方出版社
The Orient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GDP简史: 从国家奖牌榜到众矢之的 / (英) 伊桑·马苏德 著; 钱峰 译. —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6.10

书名原文: The Great Invention

ISBN 978-7-5060-9319-4

I. ①G… II. ①伊… ②钱… III. ①国内生产总值—经济史 IV. ①F222.33-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68609号

THE GREAT INVENTION By EHSAN MASOOD

Copyright© 2016 EHSAN MASOO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Louisa Pritchard Associates and The Science Factor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6 People's Oriental Publishing & Media Co., Ltd (Oriental Press)

All right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权由大苹果公司代理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权属东方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6-7306号

GDP简史: 从国家奖牌榜到众矢之的

(GDP JIANSHI: CONG GUOJIA JIANGPAIBANG DAO ZHONGSHIZHIDI)

作 者: [英] 伊桑·马苏德

译 者: 钱 峰

责任编辑: 申 浩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113号

邮政编码: 100007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版 次: 2016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 000册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8.375

字 数: 135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9319-4

定 价: 49.00元

发行电话: (010)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85924602 85924603

献给 TK

前言

本书主要介绍了一条鲜为人知的准则是如何摆脱经济大萧条和二战的余烬，又是如何发展成经济运行国际标准的。

故事是由促成上述过程的伟人讲述的。还有一些人同样了不起，因为他们预见了未来的重重险阻。这两类人都经历过战争与贫穷，不过他们却一心一意努力创造更美好、繁荣、平等、和平的世界，不愿意继续生活在出生时的那个世界。当然，究竟该如何打造这样的理想世界，他们各自持有截然不同的想法。但总的来说，是那些只渴望维持现状的人占据了上风。

30 多年前，我在卡拉奇一所学校的经济学课堂上开始对这个话题产生了兴趣。当时，老师^①在讲解 GDP 时，用白粉笔在

① 我是在巴基斯坦新成立的独立学院学习的经济学课程，学院很小，叫进修中心，是由激进的教育改革家萨米·穆斯塔法创建的。当时，穆斯塔法在美国学习、教学了一段时间后回到了巴基斯坦，决心改变国内死气沉沉的教育体系。目前，他这所学院仍然很受欢迎。

黑板上写了 6 个符号。几个月后，我在伦敦听另外一堂经济学课时，发现另外一位老师也写了那 6 个符号。

当时我不理解，心想怎么能够采取同样的方式评价全世界最穷而且遭受军事独裁统治的国家的经济和最富国家的经济。从此以后，我便下定决心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本书恰好是我探究该问题得出的结论。

虽然《GDP 简史》一书同时涉及经济学、历史、政治以及科学等领域的知识，但是总体而言它并不属于历史或科学著作，也不属于宏观经济学课本。关于 GDP 是什么以及其组成部分有很多更合理的论述。^①很多关于经济学与环境的研究也更全面——本书的注释部分提及了很多这类研究。《GDP 简史》则属于叙事性著作，只不过其大部分内容是基于有时候被忽略的原始资料，也有大量的访谈结果。这些访谈都是在我担任科学与政策边界记者期间完成的，长达 20 多年。

① 曼彻斯特大学经济学教授戴安娜·科伊尔在《GDP：一部短暂柔情史》（普林斯顿，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3）一书中谈到，可以采用三种方法来衡量 GDP。第一种方法是将经济体生产的一切产品都加起来。第二种方法是将所有支出（或者开支）都加起来。第三种方法是计算总收入。大多数国家的国家统计局都会公布上述三种方法计算的 GDP 数值。20 世纪 30 年代，科林·克拉克和西蒙·库兹涅茨赞同采用计算总收入的方法。那本书创作期间，大多数全球媒体都比较关注第二种方法。除非另作说明，本书同样也把 GDP 定义为国内经济的开支总额。读者偶尔也会看到 GNP 字样，或者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区别在于，后者也包含国家经济体在海外的经济活动。在很多国家，包括美国在内，二者之间的差别都非常大。

GDP 理念在提出之初是出于好意，不过目前无疑已经失去时效。然而，我们不应该像有些人提倡的那样摒弃它。最重要的是，我希望大家认识到 GDP 可以改变——进而可以衡量重要事物。确实，假如我们想要扭转困扰社会的许多问题，包括日益恶化的不平等现象以及可能出现的环境崩溃，就必须改变 GDP。

GDP 一开始是衡量国家繁荣状况，并与对等国家作比较的有效手段。如今，它却导致社会与各国领导人陷入了无法摆脱的体系。因此，我们一定要改变它，而本书恰恰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去改变。

序 佚史

这是属于人类共同的遗产。原始文件如今在你手上。它们一旦遭到破坏或丢失，就不可能被替换，从而导致一段历史成为佚史。

——华盛顿 DC 国家档案馆研究室内公告

2014 年晚春，华盛顿。再过几天就是国家樱花节了。我站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办公室外面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上，当时正刮着风。如此庞大的科林斯柱式高楼里就存放着美国建国时期的文件。来自世界各地的访客前来这里，就为瞥上一眼《独立宣言》和《葛底斯堡演说》。

我在创作、调研本书的过程中，也对浏览手稿产生了浓厚兴趣。不过，我主要是想寻找不太著名但的确被遗忘的一段美

国历史。之所以说“遗忘”，是因为早在几个月前我就曾咨询过伦敦方面，档案管理员告诉我，他们也不敢确定我找寻的文件是否还存在。

此处谈论的文件首次全方位概括了美国的国民收入，名为《国民收入，1929—32》。1933年，该文件受美国参议院委员会委托起草，于1934年1月底发表。这项任务交由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经济学家完成，他是从俄罗斯移民到美国的，名叫西蒙·库兹涅茨。西蒙·库兹涅茨将余生都投入到了《国民收入》的创作中。然而，这项任务最终也导致他疏远了后来的美国政府，并成为自身工作成就的局外人，尽管他后来成功获得了为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而设立的经济学瑞典中央银行奖——这一奖项通常被称之为经济学诺贝尔奖。

网上有库兹涅茨文件的很多复印件，不过我想看看原件。

国家档案馆楼前有名保安跟我打了个招呼。“你好，我来自伦敦，是专程来观摩初版的美国《国民收入》的。”我跟他说话时略带迟疑。他瞥了一眼我的包，挥手示意我去接待室。接待室内很宽敞，只是采光不是很好。我站在桌子旁边等着，跟前是另外两名保安。

我向那两名保安重复了请求。他们给楼里不同部门的员工

打了几通电话后，让我去找另一名保安。我正在琢磨他们到底会不会放我进去时，只听到那名保安大声说：“腰带。”于是，我便提心吊胆地解开腰带。就见那名保安微笑着，示意我将外套和笔记本电脑放在一条狭窄的传送带上。经过安检后，我便开始往里走。

过了安检后，我穿过好几扇巨大的金属双开门，然后乘坐电梯上了5楼的研究室，迫不及待地想在档案盒里找到库兹涅茨的原始文件。

因年久略微泛黄的纸上隔行打着长达6页的概述，字体是那个年代熟悉的通讯员字体。档案盒里还存放着参议员罗伯特·拉弗莱特（当时是罗伯特委办的那份文件）办公室的便函，以及各组织机构向该文件发行商索要复印件的信件。

结果原始文件丢了，至今没有人知道它的去向。

引言

伟大发明

华盛顿，1999年12月7日：比尔·克林顿总统的经济学团队成员集中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公布了美国政府20世纪取得的成就。当时，曾经一度战无不胜的美联储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在场，还有克林顿的首席经济顾问马丁·贝利，商务部长威廉·戴利和副部长罗伯特·萨皮罗也在观众席。在公布20世纪一项最伟大发明^①的那一刻，唯一缺席的便是克林顿本人。

根据美国政府机关的职能分配，规模较小的商务部负责一批重要的政府服务事项，其中每一事项都堪称最重要。商务部专门负责专利：仅20世纪发布了600万项（相比而言，18世纪和19

^① J. 史蒂文·兰德菲尔德，“GDP：20世纪的一大发明”，《当代商业纵览》，经济分析局，2000年1月，6。

世纪的总数只有 60 万项)。商务部还开展了人口调查，并引入了美国国家气象局。“我们制造了第一面原子钟，还参与创建了 911 紧急电话号码。”戴利说。“我们属于规模最小的内阁机构，但是取得的成就却最多——我这么评价相当公平。”他补充道。经他这么一说，原本干巴巴的一件事也带上了几分幽默感。^①

不过，商务部在 20 世纪取得的某项成就则不太一样，如果努力争取，堪称发明。这项成就可以归纳为一个涵盖了 6 个字母的简单公式，即国内生产总值公式，也就是 GDP。

“设想一下，”戴利补充说，“医院的大夫只有综合考虑所有检查结果之后才能诊断病情，对症下药。经济决策人士也是如此。那么，GDP 账目恰恰为我们提供了制定关键决策的工具。”萨皮罗补充说，GDP 为“美国经济杰出人士的超凡才能树立了不朽丰碑”。

* * * * *

早期政府曾经想计算并测量国土范围内的各种数据。它们想方设法测量不同城镇、城市之间的距离，寻求各种方法量化

^① 威廉·M.戴利，“新闻发布会公布商务部本世纪取得的成绩”，《当代商业纵览》。经济分析局，2000 年 1 月，10。

国家的自然资源储备量，比如水和化石燃料等。政府还想知道国民的薪资，从而方便适量征收税款。

然而，在西蒙·库兹涅茨就 1932 年美国国民收入所作的报告问世之前，西方国家政府对这方面的信息了解甚少。美国、英国等国家并不了解自己的国民收入有多少，也不了解本国的经济生产与消费状况。同时，关于如何计算国家的收入与支出也没有公认的方法。这些国家并不能精确掌握企业的生产规模，对消费模式也不清楚。GDP 的部分效用也正在于此。GDP 在经济大萧条与二战战火的洗礼中间世了，其背后的原因便是政府需要这类数据。

大多数经济学家，当然也包括华盛顿会议参会人员都认为，GDP 为国家提供了准确的经济核算体系。测量 GDP 也使得这些国家变得更加富有，或者说是与这一趋势不谋而合。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组建了一个俱乐部，名为经合组织。根据经合组织的说法，事实上，当今各成员国目前的 GDP 数值足足相当于 19 世纪初期其 GDP 的 10 倍。^①而这一增幅恰巧出现在全球都在计算各国 GDP 的那 80 年间，这一点绝非偶然。

① 简·卢滕·范·赞登，约尔格·巴登，马尔科·米拉·德埃尔科莱，奥克·李吉普马，科纳尔·史密斯和马塞尔·蒂默，《人民生活得如何：1820 年以来的全球福祉》（巴黎：经合组织出版，2014），64。

戴利在华盛顿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展示了一张 PPT，上面是一个简单图表，当中有三条呈黑色的竖线。这三条竖线就代表了美国在 3 个不同年份的 GDP 数值。其中两条竖线显示的分别是 1900 年和 1929 年的数据，当时 GDP 还没有正式问世。第三条竖线显示的则是 1999 年的 GDP 数值。

1900 年，美国的 GDP 只有 2900 亿美元。29 年后，这个数值增加到了 7300 亿美元。到了 1999 年，也就是 GDP 这一伟大发明问世 60 年后，美国的 GDP 一跃达到了 9.2 万亿美元。从戴利展示的 PPT 中可以看到，代表 1999 年 GDP 的那条竖线比另外两条竖线高出很多，好比摩天大楼屹立在它们旁边。“银行挤兑、金融恐慌、无休止的经济大萧条，以及络绎不绝的失业人员，所有这些现象都已成为历史。”戴利说，“显然，GDP 核算体系并非是美国经济步入稳定轨道的唯一原因——虽然我特别想这么说。不过，毫无疑问的是，该核算体系对美国的经济福祉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因此，华盛顿会议与那些精英们产生了特殊共鸣：在祝贺他们当中的一名精英——威廉·戴利的同时，艾伦·格林斯潘和他的同事们也在推崇 GDP 核算体系。该体系促使美国成为了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 * * * *

讽刺的是，那天上午，也正是格林斯潘提醒大家要谨慎行事。那是早在他 2008 年破产之前很多年，当时这名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正处在事业的鼎盛时期，人们认为他是美国创新持续不断繁荣景象的最大功臣。“我不敢说 1 年后，或者 100 年后美国的经济规模会是怎样，”戴利开玩笑说，“不过，我敢肯定地说，美国究竟什么时候能到达下一个里程碑——即 GDP 达到 10 万亿美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格林斯潘主席。”

然而，庆祝仪式期间，美联储主席向在场的与会者发出了警告。他非常温和地说明，不该将 GDP 和生活质量相提并论，同时还提醒大家，其中一方的增长并不一定意味着另一方也会增长。格林斯潘说，虽然像美国这样的国家经济增长率较高，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其国民会享有较高的生活质量。为了解释这一观点，他请与会者比较北部和南部各州的美国人夏季是如何乘凉的。北部各州的居民非常幸运，能享受到凉爽的海风，而南部的居民则得开空调。可以说，南北部居民都享有较高的生活质量，然而用 GDP 术语来分析，采用空调设备的南部各州 GDP 比较靠前。“在夏天，北部佛蒙特州的居民可以享受到惬意的海风，因此他们不需要开空调。但是，这一现象并没有在

GDP 数据中显示出来。”格林斯潘补充说。^①

格林斯潘说得对。GDP 既不能衡量幸福水平，又不是幸福指数，因为 GDP 体系在制定之初并不是为了表明消费与投资行为无法反映的重要生活现象。举个例子，GDP 无法反映志愿活动或家务事，也无法表明社区价值以及与家人共度的黄金时光。还有一些更容易测量的事情，比如环境破坏、工作满意度等，也都不在其中。GDP 甚至都无法衡量工作状态。

格林斯潘的那番话无疑是警醒大家不要对 GDP 作过度解读，它仅仅反映了生产、消费或者收入状况。当然，格林斯潘不是指出这一问题的唯一一个人。自问世早期，GDP 的发明人，包括西蒙·库兹涅茨和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很清楚，GDP 并不能衡量经济繁荣程度，尤其是库兹涅茨发现有人将 GDP 当作经济繁荣程度的代名词时对其持严厉的批判态度。早在 1922 年，英国银行家、统计学家约西亚·斯坦普就曾质疑过为什么国民收入不能反映家务活以及志愿活动的价值，并认为 GDP 目前似乎更注重富人认为重要的方面。^②

① 艾伦·格林斯潘，“新闻发布会公布商务部本世纪取得的成绩”，《当代商业纵览》。经济分析局，2000 年 1 月，12。

② 约西亚·斯坦普，“衡量国民收入”，《财富与纳税能力：1920 年至 1921 年间关于财富与工业当前及统计问题的纽玛茨讲座》（伦敦：P.S. 国王与儿子，1922），39。

如今，更多人产生了上述看法，包括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他们和一些政府部长、公务人员、学者、活动家以及商界人士认识到，GDP 有优点，同时也存在缺点，因此他们希望改变 GDP，只是就需要改变的方面无法达成一致，甚至都不确定该采取怎样的方式。

很多人认为应该鼓励世界领导人密切关注一系列数字，GDP 就是其中之一，此外还包括能反映国民卫生、教育、就业、生活水平、环境以及幸福指数的指标。这其中可能还包括人类发展指数（HDI），它非常有创意，用一个数值便反映了国民的收入、平均寿命、识字程度以及教育水平。人类发展指数于 25 年前问世。根据其中一位发明者巴基斯坦经济学家哈克的说法，人类发展指数当时是作为 GDP 的补充提出的，不过反映的都是一些积极方面。^①可以替代 GDP 的指数可能还包括国民幸福指数（GNH），它是内陆国家不丹的发明成果。印度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曾经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既然人们开车时是不会只盯着某一项指标看的，比如油量表或温度表，那又何必采用 GDP 这样一个有缺陷的体系来衡量经济的整体状况呢？

① 卡蒂嘉·哈克和理查德·庞西奥，《开拓人类发展革命：马赫布卜·哈克思想传记》（新德里：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101。